

## 布床人生

除了法令紋，我不清楚父親臉上皺紋走勢是呈震旦方向還是東西橫貫，面對面的威嚴早把我電得暈向，那管得到他臉上的歲月痕跡。而這一切是因為父親那由職業習慣而自然產生的哀戚，經過幾十年演化，在同業及鄰里眼中早已升格為莊嚴。我唯一敢看清楚的竟只有他的背影。

背對門，半掩，父親的左大腿在視角中與門框成三十度。雖然他身高不到一百六十，但那短壯的腳與另一隻被門擋住的腳是這個家最重要的支柱。從小對於死亡的認知，就是父親站在布床前忙碌裁剪白布、紅布、青布、麻布、苧布的身影。文化中的尊卑親疏家族關係人丁旺衰，在裂帛聲中如布袋戲扮仙拉開序幕，隨著年紀增長，我大致可以從父親從布床搬出的各色布疋數尺數及工作時間，推斷出死者大約年紀及家中親族人口樹狀圖。

為了預防這一刻不存在的「客戶」於下一刻突然出現，父親通常依經驗先裁好備好各色孝服布料一至二套，英年早逝則白布為主，紅布及麻布、苧麻布少量就夠，有的甚至用不到；高壽以終滿堂子孫則青布紅布要多一些，至於多多少少，父親總能透過堪比立法院長的人脈資源與多年積累的市場經驗判斷，其備料精準程度使我懷疑這三十年來中華民國國民的平均年齡與家庭人口變遷根本是父親一手剪出來的「陽謀」。

布床，是父親稱呼它的用語，事實上是一塊約四乘七尺見方的木板，因為是裁布的長方形工作台，用閩南話稱布床，很符合他們那一輩使用語言的習慣。父親站在布床前，是類裁縫師的角色，只是別人裁縫華麗，他裁縫死亡。但又有一點不同，布床前的工作完全只裁不縫。中國人辦喪事的規模講究直追四年一次的奧運會，伯叔丈舅姑表姨親喪服各有定制，光裁就不知要用多少疋多少尺寸的各色用布，用現代經濟術語解釋，縫這工作是更下游的產業分工了。

精確來說，目前沒有一個職業別可以套在父親身上，勉強可稱非典型喪葬業個體戶。首先他不是企業化經營的禮儀公司。現代禮儀公司因應社會變遷，將法事與喪葬用品一切軟硬體大小事統包，而他那只取一瓢飲的態度是傳統喪葬業的縮影。過去一件喪事分工清楚：禮儀社負責花籃罐頭塔及告別式佈置；法師及師公做法事；土公負責墓地；地理仙仔看風水；而父親在眾分工的夾縫中闢出一條養家之路。

一開始只賣孝服布料等少量喪葬用品，後來配合喪戶需求才增加項目。如往生者圍布簾水被卍字被、家屬日常服孝的白色運動服白襪白布鞋，吊唁方巾手帕奠籃毛巾，以及簡易縫布用的小工具如針線等及其它周邊物品。早期臺灣仍是農

業社會為主的運作，一人死亡，鄰居親友會協助處理後事，而鄰婦最常擔任喪服縫製工作；有些喪家人丁單薄，親友見稀，無人可助臂。母親年輕時學做衣服，此時發揮幫夫功能，父親的貨單中就有為這些客戶服務的商品，如禮生帽和圍布簾。不同於鄰婦的急就章手路粗，母親在禮生帽裁製上，小紅布一定在正中間，兩邊對稱不說，皺摺的摺數及寬度也要左右一致，帽子張開的頭圍大小也須符合人可適戴的最大公約數。由於形製精嚴，戴上此帽無形為出殯告別式增添肅穆，口碑甚佳。圍布簾也算是一種客製化的物品，人死用以圍屍，一開始只是白布簡易圍著就算了事，後來屍體都放進長方形冰庫，長寬高有了固定規格，母親掌握尺寸便縫製成直接可圍的套件，後來流行使用黃色布一直到現在。每補貨去喪家，瞥見母親縫製的黃布圍簾高掛廳堂，總會想起古裝戲皇帝殯天的場景。

小時候就看過父親出貨寫的三聯單，但一直到讀大學才感覺出貨單上的標價實在太佛心，我一直狐疑這分微薄是如何奶大我們五兄妹？如賣出或收回都要花時間整理的白布紅布青布，一疋有九十尺竟賣不到半千！佩戴於胸口的白色小胸花，是我們兄妹一朵一朵數出來的，一包才一百五十。最心酸的要算禮生帽，完全是母親巧手一頂一頂縫折出來的，一頂才算四十元！賣剉冰的花十秒都比它好賺。為了彌補貨品單價過低的窘境，早在四十年前只有初中學歷的父親就懂得什麼叫附加價值。他提供貨品同時也提供服務。父親靠著自學和智慧，搞清楚那些繁文縟節，一方面為別人提供諮詢服務，一方面為客戶當告別式禮生。他不收服務費，人家包紅包他撕一小角原金退回，久了口耳相傳自然客戶多了，而他也由此變成鄰里有事徵詢的專家。

不同於現代禮儀公司的事事稱斤論兩，父親那輩人喜歡按件計酬。關鍵在於「件」的範圍是模糊的，人情味常左右了商品價格服務尺度。幾次有人打電話詢問貨品價格而父親不在家，我會從父親抽屜查看三聯單的價格報與對方。偶然發現同一物品單價在不同客戶有些微的差距。我問過父親，父親答「那錢較少的是艱苦人啦，大人死都快沒飯吃，哪有錢辦喪事。」從與人交易童叟無欺的商業角度看，或許應該不二價；但想到貨品連正常價格都那樣親民，誰有餘裕閒情去計較還有人更便宜？父親連賺辛苦錢還要考慮道德問題，曾經建議父親要提高單價，連科學麵都從三元漲到十元，我們漲一點合理。但父親不為所動，堅持薄利多銷的策略背後，有著父親對這行業經營的戰略眼光和慈悲胸懷。價廉物美加免費服務是無人可取代的競爭力，日復一日站在布床前裁布，父親深知細水長流才是硬道理，那超過四十年的布床身影至今仍守護這個家。

二十歲時第一次站到布床前工作是因為父親母親參加老人會的旅遊活動而我剛好放假。他仔細交代布床前的菜鳥，一點都不知我早已磨刀霍霍。紅布青布一疋一百二十尺，白布一疋九十尺，每一疋面開三尺來回折疊如花生香菜餅。我用長度剛好一尺的木尺仔細丈量，每次攤開布，第一面裁布之處常不是完整的垂

直線。每一疋布不可能每一次送出剛好用完，父親會把餘布收回，依回收尺數折錢給對方。我望著那上一件喪事最後一次剪刀劃過的不整齊，總想是誰穿上這最後一件。是坐上早班車被長輩催促返鄉的大房長孫，還是一輩子只有掃墓才見面的超遠房親戚？那日站在布床前，透過身後的玻璃鋁門，我也看見自己的背影，多少次從門後窺見的那個身影現在跟自己的背影就重疊在薄薄的玻璃上，我看見過去的自己正在凝視自己，也看見過去的父親從光影折射中發現我的存在，每次手起刀落，空氣中瀰漫金屬和布交戰的喧嘩，也氤氳著自己與自己的內心獨白和父子間的無語對話。玻璃門外那雙幼眼如今已能站到布床前執刀裁布，背後的目光依然如灼如炬，錘鍊出父親如韓信忍辱般的職人意志。

當死亡和財富形影不離，天真不解世事的我不覺得死亡是可怕的。直到那年除夕。

猶記當時圍爐的火溫未暖，電話聲便如太上老君律令急響起，電話顯示二線且對話中含某人的年齡及家中丁口親族規模，讀高中的我約略知道新台幣來敲門了。父親放下碗直接走向布床，剪刀裁布聲規律急促得像救護車奔嘯而過，我們兄妹五人不多問，走向庫房開始搬貨。奠籃毛巾、白雙連毛巾、白鞋白襪白運動服、春仔花別針針線、胸花及各色用布紛紛搬上車，不需分工，熟練地動作在三分鐘內即完成。隨父親送貨出門回到家，箸未舉而電話又響。一陣混亂忙中有序地完成另一件，這晚忙進忙出總共送走六人。這除夕也成了名符其實的守夜，吃飽時已初一凌晨。不知道是不是玉皇大帝太寂寞，找幾個人上去陪祂吃飯打麻將，送走的六人有一位竟住在同條路上。

經此一役，日後每逢除夕，我舌頭上的長年菜總摻有一股布疋的藥水味揮之不去，那夜布床上的布幾乎搬光，連擺在一旁的庫存也見底。父親當時道，再有人打電話來，就沒法度……。當時我望著那空蕩的布床，兒時那種有錢賺的開心感頓時消散無蹤；上一刻這人正陪你吃團圓飯，下一秒便天人永隔。死神往往在你最不備時破門而入，帶走一切擁有，那家屬滴在團圓桌的眼淚從此融去我心中死亡和財富的美好聯結。

夜間送貨多趟，我想到黑白無常可能已認識我，不由得暗自擔心。日後每逢有人半夜升天，母親把我喚醒陪父親出門，手錶手機或許匆忙不及帶，佛珠是一定不忘套上手的。我深信多年持誦心經灌注其上的法力一定會打敗黑白無常。學校畢業工作多年後才明白，其實真正保護我的，是父親面對客戶喪事的莊嚴慈悲心。他當禮生時的說話口氣，總帶有唐傳奇〈李娃傳〉中鄭生「申喉發調，舉聲清越」的古風。有幾次他主持的告別式，我恰巧也參加，父親在家奠禮講到激昂處，那融合費玉清的轉音技巧加蔡秋鳳的鼻音收尾的聲線，常令現場同聲舉哀；另一方面，喪家偶爾對已經夠便宜的物品進行砍價，父親也極少推辭，僅卑微要

求我也有家要養等數語。時常回家一算，根本白工一場。但在父親心中，在家庭生計壓力和社會關係經營來回拔河，很難說誰虧誰贏。

這些年，一方面父親多年建立的人脈逐漸凋零，一方面委託禮儀公司全權處理的案件比以前倍增不少，生意不似從前，日子較清閒。時間一多，找父親當禮生的人變多了，特別是那些與父親同齡的耆老，有的還生前就指名。其實父親除了免費當禮生，還有一項本事—代寫銘旌。

以前生意好的時候，父親應承別人的銘旌常沒時間寫，布床上經常擺滿布疋也無空間揮毫。因我小學練過書法，便成了代筆的代筆。銘旌是長條形紅布製成的旌旗，亡者若是男生用綠色紙，若是女性則用黃色紙書寫，習俗上多為女婿或孫婿所贈。代寫銘旌最關鍵之處不是我書法是否工整秀美，而是字數對不對。字數以生、老、病、死、苦五字排數，總字數的末字以落在生及老二字為佳，落在病、死二字不宜。意思就是總字數是五的倍數加一或加二較好。數學不好的我只好記背十六十七、二十一及二十二這幾個數字。代寫銘旌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學會文言文的虛詞使用。為湊字數，「之」字是最常用的，有時是虛詞無義有時當「的」來使用。當時不明白何必對死亡諱莫如深，偏要落在「生」「老」二字？父親也一直沒解惑。直到這些年望著頭髮完全變白的父親以及青春痘冒滿臉的女兒，有種恍然了悟的感覺。生命不就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正如四十年的布床承載了父親的青春和我們一家兒女的成長，於父親母親、於我於妹妹、於女兒，它會一直在那裡迎送目光傳遞幸福。